

中图分类号: G61

单位代码: 10231

学 号: 2014300280

硕士学位论文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亲社会 行为的影响研究

硕 士 研 究 生: 刘亚茹

导 师: 宋丽玲 高级教师

学 科 专 业: 学前教育

答 辩 日 期: 2016 年 6 月

授予学位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THE INFLUENCES OF IMAGINARY
COMPANION ON 5 TO 6 YEARS OLD
CHILDREN' S PROSOCIAL BEHAVIOR**

Candidate	: Liu Yaru
Supervisor	: Song Liling Senior Teacher
Speci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Date of Defence	: June,2016
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序 言	- 1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3 -
一、文献综述	- 3 -
(一) 概念界定	- 3 -
(二) 假想伙伴产生的原因	- 4 -
(三) 假想伙伴的特征	- 5 -
(四) 假想伙伴现象的影响因素	- 7 -
(五) 假想伙伴对个体的影响	- 8 -
二、问题的提出	- 12 -
(一) 研究目的	- 12 -
(二) 研究意义	- 12 -
(三) 研究设计	- 13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13 -
一、被试儿童的基本情况	- 13 -
二、研究工具	- 13 -
(一) 假想伙伴结构性问卷	- 13 -
(二) 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	- 14 -
三、研究程序	- 14 -
(一) 有(无)假想伙伴的判定	- 14 -
(二) 亲社会行为的评定	- 15 -
四、数据整理与分析	- 15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16 -
一、5—6 岁儿童假想伙伴的基本情况	- 16 -
(一) 假想伙伴的年龄差异	- 16 -
(二) 假想伙伴的性别差异	- 16 -

(三) 假想伙伴存在的基本特征	- 16 -
二、儿童角色扮演的基本情况	- 18 -
(一) 角色扮演的年龄差异	- 19 -
(二) 角色扮演的性别差异	- 19 -
(三) 儿童的角色扮演与假想伙伴之间的关系	- 20 -
三、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	- 20 -
(一) 不同性别、年龄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统计分析	- 21 -
(二) 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对比分析	- 21 -
(三) 假想伙伴的不同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分析	- 21 -
第四章 讨 论	- 24 -
一、5—6 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	- 24 -
二、5—6 岁儿童假想伙伴的特征	- 25 -
三、5—6 岁儿童的角色扮演现象	- 27 -
(一) 不同年龄、性别儿童的角色扮演	- 27 -
(二) 角色扮演的类型	- 28 -
(三) 假想伙伴与角色扮演的关系	- 28 -
四、5—6 岁儿童假想伙伴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 28 -
第五章 总 结	- 30 -
附 录	- 32 -
参考文献	- 37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授权使用声明	- 41 -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 42 -
致 谢	- 43 -

摘要

20 世纪早期开始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了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 1934 年, Svendsen 发表了真正意义上关于假想伙伴的研究, 提出了假想伙伴的操作性定义, 为以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在后来的研究中, 学者们将假想伙伴归纳为两类: 一是看不见的, 没有外部的实物依托的幻想伴从; 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被儿童赋予拟人化的客观实物。也有部分学者将“角色自居伙伴”纳入假想伙伴的范畴。近年来, 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都对假想伙伴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 在比例上有很大的差别, 从 9%到 65%不等, 这可能与学者的定义不同、研究方法及界定的严格性有关, 但也说明了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本研究旨在通过结构性访谈问卷, 对 5-6 岁的儿童进行调查, 对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假想伙伴现象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首先, 对儿童家长发放家长结构调查问卷, 对儿童假想伙伴现象进行初步的了解。其次, 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 对相应的儿童进行结构性访谈, 并对是否存在假想伙伴以及假想伙伴的类型等进行记录,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二次确认。最后, 对教师发放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 在研究被试儿童在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存在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与不存在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差异性。通过本次研究, 得出了以下结论:

(1) 在 108 名 5-6 岁的被试儿童中, 有 34. 3%的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 假想伙伴现象在 5-6 岁儿童中十分常见, 儿童的假想伙伴在年龄上的分布差距不大, 女性儿童更倾向于出现假想伙伴的现象。

(2) 在调查家长对儿童假想伙伴的看法时, 10. 8%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担忧, 54. 1%的家长对儿童的这种假想伙伴现象没有特殊感觉, 只有 29. 7%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是支持态度。

(3) 在假想伙伴的特征方面, 儿童对假想伙伴的选择趋同, 儿童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一致、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 儿童更倾向于选择自己能够“照顾”的假想伙伴; 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 儿童较少会拥有多个假想伙伴。

(4) 儿童的假想伙伴多为依托于实物而存在的, 占到拥有假想伙伴的被试儿

童的 81.1%，只有少数儿童的假想伙伴是以完全看不到的形式存在的。

(5) 在假想伙伴与角色扮演的关系上，83.8%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都拥有角色扮演的现象，有角色扮演的儿童更倾向于拥有假想伙伴，假想伙伴作为一种复杂的假装游戏形式，与角色扮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6) 在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面，在剔除了年龄、性别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之后，发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假想伙伴的数量、表现形式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存在显著影响，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的得分上显著高于仅拥有一个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完全看不到的形式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显著高于假想伙伴表现形式是依托于实物存在的儿童。

关键词 假想伙伴，角色扮演，亲社会行为

Abstract

Early 20th century, scholars gradu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 In 1934, Svendsen published a study on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true sense, propos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further study. In later studies, scholars summarized hypothetical partner as two types: one is invisible, without real existence but relying on fantasy ;the second is objective kind , existed in the real world, is given anthropomorphic meaning by children. Some scholars also included 'role as a partner' in the scope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get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hildren Imaginary companions through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for children of 5-6 years, and on this basi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ro social behavior. First, the Parent structure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to the parents of infants. Secondly, according to valid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made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kids, recorded the existence of an Imaginary companion and the type of him, then did a secondary confirmation about the findings. Finally, the teachers were distribute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rating scale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and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ested children, further explored pro-social behavi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kids without partners.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34. 3% of the children have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108 tested 5-6 years old children. The phenomenon of virtual partners in children aged 5-6 is very common,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 in the age of distribution gap is not large, female children are more inclined to the phenomenon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2)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ents' views of children Imaginary companion, 10. 8% of parents of children on an Imaginary companion phenomena concerned, 54. 1% of parents of children of this hypothetical phenomenon partners no special feeling that only 29. 7% of parents of children imaginary phenomenon is supportive

partner.

(3) In the characteristic aspects, children have the similar options. Children tend to choose younger Imaginary companions with same sex. They prefer to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 partners. In terms of the virtual partners' number, kids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multiple Imaginary companions.

(4)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kind exists, accounting for 81. 1% of the children who have an Imaginary companion , only a few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 is completely invisible form of existence.

(5) On the relationship of an Imaginary companion and role playing , 83. 8% of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have role-playing phenomenon; role-playing children much tend to have an Imaginary companion. Imaginary companion as a complex form of pretend play, there is a close link between it and role-playing.

(6) In terms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impact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5-6 years old children, except of age and gender, the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were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than the children without Imaginary companions.

Key words: Imaginary companion, Impersonation, Prosocial behaviour

序 言

演员黄磊曾经写过他的女儿黄多多拥有一只“长颈鹿”，那只长颈鹿每天跟着她跑来跑去，她吃饭时要和窗外的长颈鹿比赛谁吃的快，她睡觉时永远都要先和长颈鹿说声晚安。有的时候她哭闹，只要提醒她长颈鹿在笑话她，她便立即止住泪水，然后哽咽地说：“长颈鹿，我不哭了。”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艾莉森·高普尼克则在她的书中讲了一件“高普尼克家的恐怖故事”。在艾莉森两岁的时候，她坚持说有一个名字叫做邓泽的小人住在她的婴儿床里，刚开始邓泽很友好很好玩，但是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坏，她后来极其害怕邓泽，以至于不肯上床睡觉，于是妈妈决定让她和比她小一岁的弟弟换床睡，但是她的妈妈将她的弟弟抱到她的婴儿床那里时，弟弟突然开始尖叫，惊恐地指着婴儿床上艾莉森曾经看到邓泽的那个位置。

假想伙伴是儿童间一种普遍而神奇的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似乎都会出现假想伙伴的现象，但是到最后，假想伙伴通常都从儿童的大脑里消失了，许多儿童在长大以后似乎都会遗忘曾经陪伴在自己脑海里的那个小伙伴，就像《头脑特工队》里最后掉入了潜意识深渊的冰棒。但是在儿童期，儿童为什么会出现假想伙伴，假想伙伴的出现意味着儿童不能区分想象与现实吗？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比别的儿童拥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吗？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不停追寻的过程中停滞，很难清楚说明假想伙伴的出现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但是的确，有些儿童似乎会借助假想伙伴来解决某些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儿童而言，假想伙伴只是一种简单的陪伴，在这种陪伴过程中有一种充满童真的乐趣。

在研究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假想伙伴，叫做“毛毛”，它是白色的圆球，身上长满的白白的绒毛，它跑到谁的心脏里谁就会变得暴躁。在不断体验着的激烈的家庭争吵中，小女孩用自己假想出的小伙伴解释着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在吵架，“毛毛会传染，它先到了爸爸的心脏里，爸爸和妈妈睡在一起，妈妈也被传染了。”儿童的假想伙伴是否是儿童内心深处的折射，是家庭因素催生了小女孩的假想伙伴吗？还是即使没有家庭中的争吵，这个小女孩也会幻想出另外一个假想伙伴？

作为一名成人，理解儿童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想伙伴现象

的产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从 20 世纪早期开始，对假想伙伴的探索一直在进行，如何让假想伙伴成为与儿童沟通的桥梁，通过假想伙伴体察儿童的内心世界，这是众多关注儿童成长的研究者和家长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期望通过本研究中探究的儿童假想伙伴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课题尽一些微薄之力。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文献综述

(一) 概念界定

1、假想伙伴的概念界定

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儿童“假想伙伴”的影子，儿童与想象中的伙伴进行交流、一起做游戏等等，这种现象逐渐引发了学者的关注，20世纪早期，人们开始了对这一现象的探索。

Svendsen (1934) 发表了真正意义上有关假想伙伴的研究，提出了假想伙伴的操作性定义：儿童在与他人谈话和游戏的一段时间内（长于一个月），儿童命名与指向一个看不见的角色，这个角色对于儿童来说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假想伙伴的定义得到了扩展，Taylor M (1999) 认为，假想伙伴分为两类，一类是看不见的，没有外部实物依托的幻想伴从，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被儿童赋予拟人化的客观实物。^[2]儿童把一些物体（如玩具、动物等）赋予稳定的性格，并将其当做自己的伙伴进行长期交往的现象就属于后者。对假想伙伴进行了大量研究的玛乔丽·泰勒受启发于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很长时间内都假装自己是一条叫做安布尔的小狗，因此泰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假想伙伴的第三种类型——角色自居伙伴。Anna (2008) 认为角色自居伙伴即儿童在游戏中表现出不同的语言、行为等方式，甚至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物对待。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并不把角色自居伙伴纳入假想伙伴的概念中。

2、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界定

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行为，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亲社会行为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斯伯乐于1972年提出的，用来指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如分享、捐款、同情、慈善、协助、救灾和自我牺牲等。亲社会行为在美国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被定义为：“亲社会行为由那些对行动者无明显益处，但对接受者有益的反应组

^[1] Svendsen M.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1934(32):985-999.

^[2] Majjorie Taylor.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the children who create th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76.

成。”南茜·艾森博格在她《同情心理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亲社会行为是自愿的,有意地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动机是无指向性的,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两者都有。”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包括助人行为、分享行为、合作行为和安慰行为四大类,不同年龄的儿童在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我国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宗奎(1995)认为亲社会行为一般与“援助行为”、“积极性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行为”在同样意义上使用,指个体帮助或打算帮助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趋向。^[3]张文新(1999)认为亲社会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即由同情他人或坚持内化的道德准则而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4]俞国良,辛自强(2004)认为亲社会行为是用来表达社会所确定的道德行动的术语,如分享、助人、合作、同情等。

综上所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就是指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利他性的一系列行为,主要包括助人、分享、合作、安慰四大类。

(二) 假想伙伴产生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了关于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研究,早期关于假想伙伴的研究是由精神分析学家进行的,认为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是一种病理现象,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具有人格障碍,他们把假想伙伴的长期存在与儿童的心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边缘人格障碍等)或者严重的行为问题(恐惧、病态习惯等)相关联,认为儿童内心深处的个性冲突与情感体验,在与假想伙伴的交互作用中表现出来,使儿童不能辨别真实与虚拟的世界,阻碍儿童与现实伙伴的实际交往。Svendsen(1934)认为,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是存在人格问题的,比如胆小或跋扈,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因为人格原因而无法与其他儿童和睦相处。^[5]这一阶段对儿童假想伙伴的现象主要是在临床中进行的,被试儿童多为本身就具有心理障碍的儿童,因此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多与儿童的心理障碍相联系。

到了20世纪末,人们对假想伙伴的认识逐渐加深,研究对象从个别现象转向了众多正常的儿童,逐渐认为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玩伴,出于补偿替代的心理而出现了假想伙伴的现象。Bouldin&Pratt(1999)的研究中发现,出生顺序会影响儿童的假想伙伴出现的概

^[3] 周宗奎. 儿童社会化[M]. 湖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11-37.

^[4] 张文新. 儿童社会性发展[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5] Svendsen M.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1934(32):985-999.

率,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假想伙伴现象,^[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是儿童为了排解寂寞、寻求玩伴而创造出来的。同时,假想伙伴也是儿童社会性互动的产物,为儿童进一步的社会互动奠定了基础。泰勒的研究显示,儿童是否存在假想伙伴几乎是随机的,并非特殊儿童或想象力丰富的儿童专有,但看电视较多或者看书较多的儿童较少会有假想伙伴,这说明沉浸在他人想象世界中的儿童较少存在自己的想象世界。

(三) 假想伙伴的特征

1、假想伙伴的发生概率

假想伙伴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国内外研究对于儿童假想伙伴出现的概率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大,Harvey 在 1918 年指出,儿童产生假想伙伴的概率约在 6%左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指出,13%—31%的儿童有假想伙伴。Singer 和 Taylor M (2005) 在对超过百名儿童进行调查后分别得到了 65%和 63%的结果。Hoff (2005) 的研究显示,童年中期的儿童 52%拥有或者曾经拥有假想伙伴。^[7]

在国内研究中,李秀珊(2009)的研究显示 42.7%的儿童有假想伙伴,^[8]罗奕高(2012)结果显示 33 名儿童中有 14 名儿童(42.42%)符合有假想伙伴的标准,其中女孩 46.67%,男孩 38.89%符合有假想伙伴的标准。^[9]林其羿(2013)的研究中,34 名 5—6 岁被试儿童中共有 14 人出现了假想伙伴的心理现象,占总人数的 41.2%。^[10]钟云辉(2014)结果显示 63 名儿童中有 22 名儿童符合有假想伙伴的标准,占总人数的 34.9%。^[11]

Somers, J. U. (1984) 发现假想伙伴出现的高峰期是在儿童在 2.5—3.5 岁之间,后期的一些研究则显示假想伙伴的出现超出了儿童早期,并且可能会出现成人期。^[12]Pearson D (2001) 对 1800 名 5—12 岁儿童参与的调查发现,假想伙伴存在的比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在 5—9 岁是又一个高峰期(33—43%),9—12 岁以后就下降到了 9—19%,大部分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假想伙伴

^[6] Bouldin P & Pratt C. (1999).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and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99(60), 397-410.

^[7] Hoff E V. Imaginary Companions, Creativity, and Self-image in Middle Childhood.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05(17), 167-180.

^[8] 李秀珊. 4-5 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概况及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D].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 8.

^[9] 罗奕高, 高华. 5-6 岁儿童假想伙伴对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10), 127-129.

^[10] 林其羿, 吴灵欣, 程利国.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想象和现实区分能力的影响[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3 (06), 607-609.

^[11] 钟云辉, 唐宏, 赖水秀.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合作行为的影响[J]. 湘南学院学报, 2014(04), 112-114.

^[12] Somers, J. U. and T. D. Yawkey, Imaginary play companions: Contributions of creative and intellectual abilities of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84.18(2).77-89.

现象会逐渐消失。^[13]

现有的研究结果都说明假想伙伴现象在儿童中非常常见，但是在假想伙伴出现的概率方面差异较大，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不同研究者对于假想伙伴的定义不同，导致对假想伙伴出现的确认出现差异。2、在研究中，儿童的男女比例不同，导致结果的差异性。3、不同年龄的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不同，相关研究中儿童年龄的差异导致出现概率的差异。4、假想伙伴现象的地域差异。

2、假想伙伴的性别特点

（1）假想伙伴出现概率的性别差异

关于假想伙伴的性别差异，大多数学者都达成共识，即女孩比男孩更可能拥有假想伙伴，但是也有少数研究结果显示，在假想伙伴出现的概率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但目前尚没有研究发现，假想伙伴在男孩中的发生概率大于女孩。

李秀珊（2009）对 145 名 4-5 岁的儿童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4 岁男孩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是 21.9%，比四岁女孩出现的概率（14.8%）高 7.1%，但是五岁女孩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32.5%）比五岁男孩出现的概率（8.7%）高出 23.8%。^[14]

关于假想伙伴在男女性别中发生比例不同的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方面，男孩在角色获得的过程中，身边的人不允许他们进行假想伙伴的游戏，在实验过程中，他们即使真的拥有假想伙伴也不会如实进行报告，家长对孩子是否拥有假想伙伴也一无所知，无法配合调查。一般来讲，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第二点是家长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女孩更多被留在家中，为了满足正常的交际需求，女孩更多地进行如“过家家”等象征性游戏，她们与自己的玩偶等交流更多，更容易出现有客观实物的假想伙伴。第三点则是家长或者教师对男孩和女孩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女孩更倾向于安静、温柔，而男孩则进行更多的体育运动、社交活动等。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对儿童进行假想伙伴的调查过程中，一般是横向研究，选取同年龄大致相同的被试儿童，但是有些研究证明，男孩和女孩出现假想伙伴高峰期的年龄不同（男孩在 7—9 岁，女孩在 5—7 岁），假想伙伴现象出现的年龄差异导致研究者低估了假想伙伴现象在男孩中发生的比例，造成男孩和女孩假想伙伴现象发生的概率差距过大。

（2）假想伙伴类型的性别差异

在有关假想伙伴的研究结果中，男孩的假想伙伴更多的是拟人化的动画或电

^[13] Pearson D, Rouse H, Doswell S, Ainsworth C, et al. Prevalence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a normal child population.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01.31(3).401-407.

^[14] 李秀珊. 4-5 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概况及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D].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 8.

影等中已有的人物角色，而不是构建一个没有外部参照的假想伙伴，并且他们很少与这些拟人化的人物进行交流。但是女孩则与假想伙伴沟通频繁，并且会一起进行游戏。男孩的假想伙伴大多是动物类的，而女孩则偏向人物类。李秀珊（2009）进行的研究中，女孩假想伙伴是人的占到 55.3%，动物占到 39.5%，植物有 5.3%，但是男孩假想伙伴是动物的占到了 62.5%，也没有植物类假想伙伴的存在。^[15]

除少数没有给出明确性别的假想伙伴外，假想伙伴的性别一般与儿童的性别相一致，只在少数女孩身上，特别是不只有一个假想伙伴时，出现了假想伙伴性别与自身性别不一致的现象。

（四）假想伙伴现象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许多研究都证实，假想伙伴现象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除了儿童自身的因素以外，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所生活的大背景，都会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造成影响。

国外研究者研究了家庭对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影响，在通过研究家庭中的经济水平、家庭结构、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方式等种种因素后，发现出生顺序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影响显著，许多研究的结果都显示，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更倾向于拥有假想伙伴。

其次是家长对假想伙伴现象的态度，也影响着儿童对假想伙伴的选择。Gleason（2005）对美国家长的调查显示，家长越来越认为儿童的假想伙伴是一种正常现象，对儿童假想伙伴的现象更为宽容。^[16]我国学者钟云辉从家长对儿童假想伙伴现象认知方面进行的调查显示，68.3%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担忧，73.5%的家长对女生的假想伙伴现象更为担忧。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表示担忧，这可能也会成为影响我国儿童假想伙伴现象的因素之一。

不同文化背景也影响着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在现有的研究结果中，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可能由于不同国家对假想伙伴的定义、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地域差异仍是假想伙伴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例如东南亚的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我国儿童假想伙伴现象出现的概率也略低于欧美国家。文化对一个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有些信奉基督教的家长限制自己的孩子拥有假想伙伴，印度教的家长也不允许孩子拥有假想伙伴，文化因素也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有着巨

^[15] 李秀珊. 4-5 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概况及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D].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 8.

^[16] Gleason T R. Mothers' and fathers' attitudes regarding pretend play in the context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of child gender.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5. 51(4).412-436.

大的影响。

（五）假想伙伴对个体的影响

早期精神分析学家将假想伙伴视为一种防御机制，儿童将自身不受欢迎的特征投射到假想伙伴身上，他们把假想伙伴的长期存在与儿童的心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边缘人人格障碍等，或者严重的行为问题，如恐惧、病态的习惯等相关联，认为假想伙伴的存在是儿童心理防御机制的反映，儿童内心深处的个性冲突和情感体验在与假想伙伴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可以看出，早期的精神分析领域将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看作是有人格缺陷的儿童。

随着对假想伙伴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者们承认了假想伙伴的存在是一种常见现象，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并不与人际交往或人格障碍相关联，非但如此，假想伙伴的存在，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区分幻想与现实的能力的发展等都拥有重要作用。

1、假想伙伴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行为的认识能力，包括信念、愿望、知觉、思想、情绪、意图等，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个体可以利用这些相互联系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行为。Perner 在 1983 年将心理理论引入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并设计出了错误信念任务这一经典的实验范式，用以考察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此后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错误信念任务作为考察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的一种检验任务。

（1）假想伙伴对儿童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期为 3 到 5 岁，其中 4 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期，主要标志是获得对一级错误信念的认知，5 岁左右的儿童逐渐能够从对一级错误信念的认知发展到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

罗奕高，高华（2012），^[17]林其羿（2014）研究了 5—6 儿童假想伙伴对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通过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和年龄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发展均无显著差异，在排除了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干扰后，对有（无）假想伙伴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成绩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有（无）假想伙伴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成绩存在显著差异，有假想伙伴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成绩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18]

（2）假想伙伴对儿童想象与现实区分能力发展的影响

^[17] 罗奕高，高华. 5-6 岁儿童假想伙伴对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10). 127-129.

^[18] 林其羿.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同伴接纳度发展的影响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36-40.

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是否在智商方面有更卓越的表现,目前还没有大量的实验研究可以证明,但是基本上目前所有研究都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假想伙伴对儿童的想象力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Meyer 和 Tuber (1989) 的研究结果显示,4—5 岁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相比较这一年龄阶段的平均水平而言,拥有更强的符号表征能力和更不同寻常的想象资源。^[19] Taylor M (1993) 发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更愿意向实验者介绍、分享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和假想伙伴,更自发、高频率地参加幻想和角色扮演,而且幻想和角色扮演的水平更高。^[20] Gleason T R, R N Jarudi (2003) 的研究则发现,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对想象活动更为投入,在想象的复杂程度、类型上的表现都更为突出,他们在游戏中常常冒出奇特的想法,并且他们想象的画面也更为生动、真切。^[21] Bouldin P (2006) 对 74 名儿童在假想伙伴、梦、白日梦、恐怖的想法和角色扮演五个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比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白日梦、梦和角色扮演中都表现出了更生动的想象力和奇妙的想法。^[22]

我国学者康毓连,罗奕高等 (2012) 探究了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想象力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有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表现出想象力水平的优势,想象力水平比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更高。李秀珊,李红等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想象水平的调查中,有角色扮演的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对想象活动的偏爱,表现出高想象的倾向,在假装动作任务中的成绩也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反映了有角色扮演现象的儿童在想象力水平上的优势。

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更高的想象力水平,那么这种更高水平的想象力是否会对儿童区分想象与现实的能力产生影响呢?尽管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假想伙伴的出现更有利于儿童区分想象与现实能力的发展。

林其羿,吴灵欣等 (2013) 进行了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想象和现实区分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所有儿童想象和现实的区分任务的得分都在 5 分及以上,这表明 5—6 岁儿童都具备了基本的想象和现实的区分能力。^[23]但是

^[19] J Meyer J & Tuber S. (1989). Intrapsychic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the phenomenon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989, 6(02), 151-168.

^[20] Taylor M, B S Cartwright, and S M Carlson. A develop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3, 29(2), 276-285.

^[21] Gleason T R, R N Jarudi, and J M Cheek. Imagination, personality, and imaginary compan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7), 721-737.

^[22] Paula Bouldi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ntasy predisposition and fantasy style of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06, 167(01), 17-29.

^[23] 康毓连, 罗奕高, 林其羿, 吴灵欣.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想象力水平的影响[J]. 怀化学院学报,

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其任务得分都在6分及以上,其中得分为9分的人数最多,为7人;而不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其任务得分更多的在5—7分之间,高分段的人数较少,其中得分为5分的人数最多,为7人,说明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更强的区分想象与现实的能力。

虽然目前尚不明确假想伙伴为什么会影响儿童想象和现实区分能力,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想象与现实的区分能力发展地更好,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并没有因为自身容易陷入幻想而无法区分现实和想象。

(3) 假想伙伴对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影响

吴灵欣,林其羿等(2012)进行了假想伙伴对5—6儿童自我意识发展影响的研究,通过进行一系列的统计分析,认为:一、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更多的内部自我意识归于儿童自己而不是成人,他们对事实有着更强的洞察力,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自己内部自我意识的主导者。二、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具有更高的内部自我意识,假想伙伴为儿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状态 and 知识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练习,促进了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24]

假想伙伴作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不仅从伙伴的角度起到了安慰和指导和陪伴的作用,为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提供了练习与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从儿童游戏发展的角度,执行着自我的功能,在儿童解决各种矛盾中体现出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作用。因此,假想伙伴通过游戏和伙伴的双重作用促进了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使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的自我意识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2、假想伙伴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拥有假想伙伴和语言发展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深刻的、发展性的联系。Singer D G, Singer J L (1990)的研究结果显示,学龄前的男孩,拥有假想伙伴的男孩相比较没有假想伙伴的男孩说着和使用着更为复杂的词汇;^[25] Taylor M, Carlson S M (1997)则发现,有假想伙伴的学龄前儿童使用着更多更高级、更容易接受的词汇; Bouldin P, Pratt C (2002)发现有假想伙伴的儿童相比较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他们的谈话中使用着更复杂的短语,出现了更高频率的副词和联系从句。^[26]

2012(09). 118—120.

^[24] 吴灵欣,林其羿,罗奕高,康毓连. 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影响研究[J]. 上海教育研究, 2012(11). 41—45.

^[25] Singer D G, SINGER J L. The house of make believe: child-endplay and developing imagination[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2-115.

^[26] Bouldin P, Pratt C.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specific fears, anxiety level, and temperament of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2, 54 (2) .79-85.

程利国, 林其羿 (2012) 总结了前人的研究观点, 假想伙伴对于儿童语言叙述能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假想伙伴的儿童相比较其他儿童而言, 在故事复述的实验过程中, 回忆出更多的记忆单元; 第二、就整体的语言叙述得分而言, 具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儿童。^[27]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当父母和儿童都意识到假想伙伴的存在时, 其语言叙述的得分相比较其他情况的儿童更高, 这或许意味着家庭之中交互作用的存在更有利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 第三、就语言叙述能力的子维度而言, 具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各个子维度的得分上都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特别是在“对白”这一子维度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3、假想伙伴对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

在社会领域内, 有关于假想伙伴和儿童同伴关系之间的研究起步较晚, Gleason 于 2004 年开展了假想伙伴与儿童同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许多研究探讨了假想伙伴对儿童心理理论、语言能力等的影响, 沈悦 (2011) 研究了儿童的心理理论与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关系, 发现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水平影响儿童的社会行为;^[28] 张凤, 冯晓霞 (2011) 的研究也指出, 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与其同伴冲突的解决策略也存在一定相关。^[29] 因此许多学者基于假想伙伴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进行了假想伙伴对儿童的社会行为, 如合作能力、分享行为、同伴接纳度等方面的研究。

早期一些学者普遍认为, 假想伙伴的出现是由于社会能力不足的儿童为了弥补自己的社交需求和对友谊的需求所创造出来的, 这些假想伙伴虽然看起来和真实的朋友一模一样, 但是儿童只需要假想伙伴顺从儿童本身的意愿, 儿童和假想伙伴之间的互动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社会技能。但是随着研究深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儿童在与假想伙伴的相处过程当中, 把假想伙伴当成了真实的人际关系来对待, 因此意味着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要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Gleason T R (2002) 认为, 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可能不仅不会被同伴拒斥, 假想伙伴还有可能会加强儿童的同伴关系, 使儿童更容易被接纳, 其原因在于假想伙伴为儿童提供了一个锻炼同伴关系的机会, 比起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合作行为中更倾向于表现积极, 以及更愿意担当“领导者”的角色。^[30] 后来在 Gleason T R (2004) 的研究中, 他在同伴提名中发

^[27] 程利国, 林其羿. 假想伙伴与儿童语言叙述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综述[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34(5). 39-43.

^[28] 沈悦. 3-5 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 2011(01). 52-56.

^[29] 张凤, 冯晓霞. 儿童同伴冲突解决策略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 学前教育研究, 2011(04). 32-40.

^[30] Gleason, T R. Social provisions of real and imaginary relationships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被其他同伴提名为好朋友的次数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31]

钟云辉,唐宏(2014)进行了儿童假想伙伴对儿童的合作行为、分享行为的影响。^[32]分享行为是儿童社会行为的重要标志,该研究分为对“偶得物品”与“拥有物品”的分享两种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偶得物品”与“拥有物品”分享情境任务中的表现要显著好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从而进一步得出了假想伙伴有可能是促进儿童社交能力发展重要因素的推测。在合作行为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拥有假想伙伴的被试儿童,其得分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二、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目的

林其羿(2011)的研究表明,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言,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得分都要明显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得分。^[33]罗奕高,高华(2012)的研究发现,拥有假想伙伴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成绩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34]而沈悦(2011)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认知水平可以预测其亲社会行为。^[35]假想伙伴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水平的发展,而心理理论水平能够预测其亲社会行为,那么假想伙伴现象对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究竟有无裨益?本研究就以5—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试探究假想伙伴现象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次研究期望达到以下目的:1.通过双向结构问卷对5—6岁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进行初步探索,了解假想伙伴出现的概率,基本特征、个体差异等基本问题。2.通过《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教师版)》,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定,从而进一步探究假想伙伴的存在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二)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Psychology,2002(8):919-991.

^[31] Gleason T R.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peer accep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4,28(3): 204-209.

^[32] 钟云辉,唐宏,赖水秀.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合作行为的影响[J].湘南学院学报,2014(04).112—114.

^[33] 林其羿.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同伴接纳度发展的影响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36-40.

^[34] 罗奕高,高华.5-6岁儿童假想伙伴对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0).127—129.

^[35] 沈悦.3—5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1(01).52—56.

假想伙伴现象是学前儿童假装游戏的一部分，体现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虽然国外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对儿童假想伙伴现象多有描述，但在我国，关于这种现象的描述仍然较少，家长及教育者对假想伙伴现象的了解不够深入。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探究假想伙伴对儿童心理理论、创造力、想象力等能力发展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探究假想伙伴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了解假想伙伴存在的积极意义，更全面地了解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为家长以及教育者正确看待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2、实践意义

通过对假想伙伴现象进行研究，了解假想伙伴现象出现的原因、功能等，假想伙伴虽然是虚拟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儿童的内心世界，有利于帮助家长及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儿童的真实想法和情绪，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

通过探究假想伙伴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家长和教育者理性认识假想伙伴现象以及其对儿童人格发展的良性影响，不将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视为一种病态、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进而充分发挥这一心理现象的积极作用，使儿童乐于与家长交流，促进和谐的亲子关系。

（三）研究设计

首先，对儿童家长发放家长结构调查问卷，对儿童的假想伙伴已经角色扮演现象进行初步的了解。

其次，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对相应的儿童进行结构性访谈，并对是否存在假想伙伴以及假想伙伴的类型等具体描述信息进行记录，在调查结束后，对家长及儿童的调查结果进行二次确认。

最后，对教师发放《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教师版）》，在研究被试儿童在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的亲社会行为得分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存在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与不存在假想伙伴现象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差异性。

第二章 研究方法

一、被试儿童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先选取了哈尔滨市一所幼儿园大班共 120 名儿童，对家长发放关于儿童假想伙伴的结构性调查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 108 份，相应的 108 位儿童作为被试，被试儿童的年龄分布在 63—75 个月之间，平均年龄为 69.7 个月。

将被试儿童按照性别、年龄进行分组，性别分为男性、女性两组，年龄分为五岁、六岁两组。其中男性儿童为 58 人，占总被试儿童的 53.7%，女性儿童为 50 人，占总被试儿童的 46.3%。五岁组 42 人，占总被试儿童的 38.9%，六岁组 66 人，占总被试儿童的 61.1%。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包括判断儿童是否存在假想伙伴的结构问卷和向教师发放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教师版）》。其中假想伙伴结构问卷包括向家长发放的结构性调查问卷和对儿童进行的结构性访谈问卷。

（一）假想伙伴结构性问卷

在参考 Taylor、Singer、李秀珊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特点，编制了假想伙伴结构性调查问卷，包括《假想伙伴家长结构调查问卷》以及《假想伙伴儿童结构性访谈问卷》两部分。在两部分的调查中，只有当家长以及儿童确定假想伙伴现象的存在且具有基本信息一致的描述信息时，才能确定该儿童过去或现在存在假想伙伴。

1、假想伙伴家长结构调查问卷

首先通过指导语使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有一定的了解，进而调查儿童是否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假想伙伴概况、儿童角色扮演以及对儿童的假想伙伴进行开放式描述等几部分，获得关于儿童假想伙伴的间接信息。

2、假想伙伴儿童结构性访谈问卷

通过谈话，指导儿童对现实伙伴以及假想伙伴进行区分，进一步考察儿童是否存在假想伙伴以及假想伙伴的详细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具体形象等，获得关于假想伙伴的直接信息。

（二）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助人、分享、合作、安慰四个方面，根据这四个方面，本研究通过儿童日常生活的特点及表现，制定了相应的问题来评定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每个题目分为是、否、不确定三个选项，由教师进行选择，进而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定。

三、研究程序

本次研究包括两个部分：判定儿童有（无）假想伙伴以及教师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定。

（一）有（无）假想伙伴的判定

对儿童假想伙伴的判定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针对儿童注意力、语言等方面的局限性，对儿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并由儿童所在班级一名教师进行辅助讲解。

第一阶段：对家长发放结构性调查问卷，对儿童的假想伙伴以及角色扮演现象有间接的了解；对儿童进行结构性访谈，对儿童的假想伙伴有更为直观的了解。

第二阶段：将儿童的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并再次对儿童进行简单的访谈，以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补充、确认。将儿童访谈的结果交给家长确认及补充，通过家长、儿童双方面的问卷，更准确确定儿童角色扮演及假想伙伴的情况。

对角色扮演的判定：如果儿童在陈述过程中，儿童存在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或其他物体的游戏现象，并得到了家长的确认，可以判定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的现象。

对假想伙伴的判定：以下情况可以判定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1）在两个阶段中，儿童都描述存在假想伙伴并且具有基本一致的详细信息，且这一描述得到了家长的确认。（2）在两个阶段中，儿童描述存在假想伙伴现象，虽然在两次描述中详细信息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家长调查过程中，家长描述儿童存在多个假想伙伴，并且描述与儿童基本一致。（3）在两个阶段对儿童的访谈中，都描述具有假想伙伴现象，且具有详细信息的描述，在对家长的问卷中，家长虽然不能给出具体描述，但并不能排除儿童所给出的信息。（4）儿童在两个阶段的访谈中都否认假想伙伴的存在，但是在对家长的问卷过程中，家长描述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并具有详细信息的描述。以下情况判定为儿童不存在假想伙伴现象：

（1）儿童在两个阶段都否认存在假想伙伴，且在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也确认儿童不存在假想伙伴。（2）儿童在两个阶段的访谈中都描述存在假想伙伴且有具体信息描述，但经对家长访谈确认该儿童的假想伙伴为儿童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3）儿童在两个阶段的描述中都存在假想伙伴的现象，但无法详细描述假想伙伴

的具体信息，家长的问卷中儿童也不存在假想伙伴现象。

（二）亲社会行为的评定

班级的两个教师在自然观察的基础上，结合儿童平时的表现，填写《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教师版）》，评定表分为亲社会行为部分和问题行为两部分，亲社会行为部分题目分为是、否、不确定三个等级，分别记 2 分，0 分，1 分，问题行为部分题目也分为是、否、不确定三个等级，分别记 0 分，2 分，1 分，由教师进行评定，两个教师的平均分作为儿童的最终得分。

四、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通过 excel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初步的汇总和整理，包括对儿童及家长的信息汇总、假想伙伴的详细信息汇总、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信息汇总三个方面。

其次，通过 spss 22.0 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第三章 研究结果

一、5—6岁儿童假想伙伴的基本情况

根据前文对有（无）假想伙伴现象的判定，在 108 名被试儿童中，有 37 名儿童拥有假想伙伴，占总人数的 34.3%。下面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进行介绍。

（一）假想伙伴的年龄差异

表 3-1 不同年龄组假想伙伴的分布情况

	五岁组 (n=42)	六岁组 (n=66)	总体 (N=108)
有假想伙伴	35.7% (15)	33.3% (22)	34.3% (37)
无假想伙伴	64.3% (27)	66.7% (44)	65.7% (71)

在 42 名五岁组被试儿童中，有 15 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 35.7%；在 66 名六岁组被试儿童中，有 22 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 33.3%。总体来看，五岁组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35.7%）比六岁组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现象的概率（33.3%）略高，但卡方检验的结果为： $\chi^2=0.065$ ， $df=1$ ， $p>0.05$ ，这两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可以将年龄对假想伙伴现象的影响剔除。

（二）假想伙伴的性别差异

表 3-2 不同性别假想伙伴的分布情况

	男 (n=58)	女 (n=50)	总体 (N=108)
有假想伙伴	29.3% (17)	40.0% (20)	34.3% (37)
无假想伙伴	70.7% (41)	60.0% (40)	65.7% (71)

在 58 名男性被试儿童中，有 17 名男性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 29.3%；在 50 名女性被试儿童中，有 20 名女性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 40.0%。总体来看，女性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40.0%）比男性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现象的概率（29.3%）高，差距 10.7%，但对不同性别和假想伙伴现象进行独立性检验，结果为： $\chi^2=0.222$ ， $df=1$ ， $p>0.05$ ，这两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可以将性别对假想伙伴现象的影响剔除。

（三）假想伙伴存在的基本特征

表 3-3 假想伙伴基本特征在性别上的分布

	男孩 (n=17)	女孩 (n=20)
假想伙伴的性别		
男	58.8% (10)	5.0% (1)
女	0	50.0% (10)
两者皆有	11.8% (2)	10.0% (2)
无性别	29.4% (5)	35.0% (7)
假想伙伴的数量		
一个	76.5% (13)	80.0% (16)
两个及以上	23.5% (4)	20.0% (4)
假想伙伴的种类		
人	52.9% (9)	35.0% (7)
动物	11.8% (2)	30.0% (6)
其他	35.3% (6)	35.0% (7)
假想伙伴的年龄		
比儿童大	17.7% (3)	15.0% (3)
比儿童小	58.8% (10)	70.0% (14)
和儿童一样大	23.5% (4)	15.0% (3)
假想伙伴的表现形式		
玩具形式	82.4% (14)	80.0% (16)
看不到的形式	17.6% (3)	20.0% (4)

表 3-3 从五个角度反应了假想伙伴的不同特征:

(1) 在假想伙伴的性别方面, 除有 5 名男性儿童和 7 名女性儿童, 由于假想伙伴种类的特殊性没有给出明确的性别, 有 54.1% 的儿童所拥有的假想伙伴的性别与自己相同, 有 10.8% 的儿童拥有两种性别的假想伙伴, 儿童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相同的假想伙伴。对儿童和假想伙伴性别进行独立性检验, 结果为: $\chi^2=2.397$, $df=3$, $p>0.05$, 儿童的性别与假想伙伴性别差异并不显著,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不符, 国外研究结果表明, 男性儿童比女性儿童更倾向于拥有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假想伙伴, 国内学者李秀珊的研究结果则相反, 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假想伙伴。

(2) 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 有 78.4% 儿童仅拥有一名假想伙伴, 21.6% 的儿童拥有两名及以上的假想伙伴。独立性检验的结果为 $\chi^2=0.067$, $df=1$, $p>0.05$,

这表明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性别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

（3）在假想伙伴的种类方面，男性儿童拥有的假想伙伴的种类更多的是人物，占 52.9%，女性儿童在假想伙伴的种类则比较平均人物、其他各占 35.0%，动物占 30.0%。但是独立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chi^2=2.097$ ， $df=2$ ， $p>0.05$ ，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在假想伙伴的年龄方面，64.9%的儿童都趋向于选择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在女性儿童中的比例更大，占 70.0%。独立性检验的结果为： $\chi^2=0.088$ ， $df=2$ ， $p=0.791>0.05$ ，检验结果显示，假想伙伴的年龄与儿童性别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5）在假想伙伴的表现形式方面，81.1%的儿童的假想伙伴是依托于玩具的形式存在的，看不到形象的假想伙伴只占到了 18.9%，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拥有看不到形象假想伙伴的比例大致一致。独立检验的结果显示，性别对儿童假想伙伴的表现形式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 $\chi^2=0.032$ ， $df=1$ ， $p>0.05$ 。

表 3-4 儿童对假想伙伴的具体描述

姓名/表现形式	假想伙伴的具体描述
毛毛/看不到的形式	是一个浑身长满毛的圆球，只有我能看到它，当它钻到人的心脏里的时候人就会生气，它活了宇宙那么久了。
豆豆/看不到的形式	它是一只小熊，经常捣乱，比如把杯子打破，把水洒在地上，它比我小，我要照顾它。
美美/芭比娃娃	她长的很漂亮，和我一样上大班，我在儿童园的时候她也要去芭比娃娃儿童园，等我回家就能一起玩了。
超人/超人模型	他可厉害了，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就可以替我报仇，他应该有二十岁了，除了保护我，他还能保护很多很多人。

表 3-4 列举了一些儿童对他们假想伙伴的描述，可见儿童的假想伙伴形象各不相同，有人物的，有动物的；有男性的，有女性的；有可以保护儿童的，也有需要儿童照顾的，充分展示了儿童假想伙伴的多样性。在此次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图 3-4 中名为“毛毛”的假想伙伴，这是儿童对争吵、愤怒的解释。在了解该儿童家庭情况之后，发现其父母经常争吵，这意味着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或许与儿童的生活环境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名为“豆豆”的假想伙伴，则是替儿童承担了一些“错误”，在家长问卷中，家长表示有些时候该名儿童确实将自己的失误推给了“豆豆”，以避免家长的责骂，显示了儿童避免受到惩罚的心理机制。

二、儿童角色扮演的基本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在 108 名 5-6 岁的被试儿童中，有 57 名儿童都有角色扮演的现象，占总人数的 52.8%，角色扮演的发生比例高于假想伙伴的发生比例，下面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儿童的角色扮演现象进行介绍。

（一）角色扮演的年龄差异

表 3-5 不同年龄组角色扮演的分布情况

	五岁组 (n=42)	六岁组 (n=66)	总体 (N=108)
有角色扮演	59.5% (25)	48.5% (32)	52.8% (57)
无角色扮演	40.5% (17)	51.5% (34)	47.2% (51)

在 42 名五岁组被试儿童中，有 25 名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 59.5%；在 66 名六岁组被试儿童中，有 32 名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 48.5%。总体来看，五岁组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的概率（48.5%）比六岁组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现象的概率（33.3%）高 11.0%，卡方检验的结果为： $\chi^2=1.255$ ， $df=1$ ， $p>0.1$ ，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将年龄对儿童角色扮演分布的影响剔除。

表 3-6 角色扮演类型在不同年龄组分布情况

角色扮演类型	五岁组 (n=25)	六岁组 (n=32)	总体 (N=57)
人物	44.0% (11)	43.7% (14)	43.9% (25)
动物	20.0% (4)	21.9% (7)	21.1% (12)
其他形象	24.0% (6)	15.6% (5)	17.5% (10)
两种及以上	20.0% (4)	18.8% (6)	17.5% (10)

不同年龄组角色扮演的类型差异并不大，40.4%的儿童的角色扮演类型为人物，儿童更多地将自己假装成人物，儿童字动物、其他形象以及多种类型的角色扮演分布上差距并不大，独立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chi^2=0.902$ ， $df=3$ ， $p>0.1$ ，角色扮演的类型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并无显著性差异。

（二）角色扮演的性别差异

表 3-7 不同性别角色扮演的分布情况

	男 (n=58)	女 (n=50)	总体 (N=108)
有角色扮演	51.7% (30)	54.0% (27)	52.8% (57)
无角色扮演	48.3% (28)	46.0% (23)	47.2% (51)

在 58 名男性被试儿童中，有 30 名男性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 51.7%；在 50 名女性被试儿童中，有 27 名女性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 54.0%。总体来看，女性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的概率（54.0%）与男性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现象的

概率（51.7%）差距并不大，对不同性别和角色扮演现象进行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 $\chi^2=0.056$ ， $df=1$ ， $p>0.1$ ，这两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可以将性别对角色扮演分布情况的影响剔除。

表 3-8 不同性别角色扮演类型的分布情况

角色扮演类型	男（n=30）	女（n=27）	总体（N=57）
人物	46.7%（14）	40.7%（11）	43.9%（25）
动物	16.7%（5）	25.9%（7）	21.1%（12）
其他形象	23.3%（7）	11.1%（3）	17.5%（10）
两种及以上	13.3%（4）	22.2%（6）	17.5%（10）

由图 3-8 可知，儿童最常进行的角色扮演类型都是人物扮演，占总体的 40.0% 以上，差距较大的是女性儿童扮演动物形象更多，比男性儿童多 9.2%，而男性儿童扮演其他形象的角色扮演比女性儿童多 12.2%，女性儿童一更倾向于扮演多重角色的角色扮演。但独立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chi^2=2.509$ ， $df=3$ ， $p>0.1$ ，性别对儿童角色扮演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儿童的角色扮演与假想伙伴之间的关系

表 3-9 有（无）假想伙伴在角色扮演上的分布情况

	有角色扮演（n=57）	无角色扮演（n=51）	总体（N=108）
有假想伙伴	54.4%（31）	11.8%（6）	34.3%（37）
无假想伙伴	45.6%（26）	88.2%（45）	65.7%（71）

由表 3-9 可以看出，54.%有角色扮演的儿童都拥有假想伙伴，在 37 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中，有 31 名都有角色扮演现象，占拥有假想伙伴儿童的 83.8%。独立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chi^2=21.710$ ， $df=1$ ， $p<0.01$ ，差异非常显著。这表明拥有角色扮演的儿童更容易拥有假想伙伴，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三、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

将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统计以后，首先按照人口学变量划分，比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在亲社会行为上的得分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再比较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的得分上是否有显著差异。

首先对两名教师的评定进行相关度检验，分别检验四个班级两位教师评分的相关度，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系数都在 0.5 以上，综合数据显示相关系数为 0.631，两名教师对儿童的行为判定得分显著相关。

(一) 不同性别、年龄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统计分析

表 3-10 不同性别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性别	教师 A 评分平均分	教师 B 评分平均分	平均分
男 (n=58)	22.69	20.40	21.54
女 (n=50)	25.16	23.06	24.11
总体 (N=108)	23.83	21.63	22.73

从性别这一维度出发，虽然女性儿童在亲社会行为上的评分略高，但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的得分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1.699$ ， $p>0.1$ 。这说明性别并不是影响 5-6 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将性别因素剔除，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

表 3-11 不同年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年龄	教师 A 评分平均分	教师 B 评分平均分	平均分
五岁 (n=42)	22.43	20.84	21.64
六岁 (n=66)	24.19	23.45	23.82
总体 (N=108)	23.51	21.95	22.73

从年龄这一维度出发，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五岁组儿童和六岁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的得分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t=1.176$ ， $p>0.1$ 。这说明年龄对 5-6 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将年龄因素剔除，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

(二) 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对比分析

表 3-12 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教师 A 评分平均分	教师 B 评分平均分	平均分
有假想伙伴 (n=37)	29.83	27.75	28.79
无假想伙伴 (n=71)	20.58	18.56	19.57
总体 (N=108)	23.58	21.88	22.73

由于在本研究中，年龄、性别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仅探究有（无）假想伙伴现象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之间的影响。

对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进行亲社会行为的得分进行比较， $t=3.384$ ， $p<0.01$ ，有（无）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有显著差异，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得分明显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三) 假想伙伴的不同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从假想伙伴的性别、数量、种类、表现形式四个方面来探究假想伙伴的不同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1、不同性别假想伙伴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表 3-13 拥有不同性别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假想伙伴性别	平均分
男 (n=11)	27.36
女 (n=10)	29.3
两者皆有 (n=4)	27.50
无性别 (n=12)	30.08
总计 (N=37)	28.79

在 37 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中,有 11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为男性,10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为女性,4 名儿童拥有两种性别的假想伙伴。有 12 名儿童无法确认自己假想伙伴的性别或假想伙伴无性别,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来看,“无性别”>“女性”>“两者皆有”>“男性”。 $F(3, 36)=0.073, p>0.05$, 儿童假想伙伴的性别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得分影响不显著。

2、假想伙伴的数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表 3-14 拥有不同数量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假想伙伴数量	平均分
一个 (n=29)	27.97
两个及以上 (n=8)	31.75
总计 (N=37)	28.79

在 37 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中,有 29 名儿童拥有一个假想伙伴,8 名儿童拥有两个及以上的假想伙伴。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高于拥有一个假想伙伴的儿童, $t=-2.632, p<0.05$, 假想伙伴的数量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的得分影响显著。

3、不同种类假想伙伴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表 3-15 拥有不同种类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假想伙伴种类	平均分
人 (n=16)	28.75
动物 (n=8)	31.63
其他 (n=13)	27.07
总计 (N=37)	28.79

在 37 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中，有 16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为人物，8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为动物，13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为其他种类。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上，“动物”>“人物”>“其他”， $F(2, 36) = 3.924$ ， $p > 0.05$ ，假想伙伴的种类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不存在显著影响。

4、假想伙伴不同表现形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表 3-16 拥有不同表现形式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假想伙伴表现形式	平均分
玩具形式 (n=30)	28.27
看不到的形式 (n=7)	31
总计 (N=37)	28.79

在 37 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中，30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是以玩具形式存在的，只有 7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是完全看不到的形式存在的。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 $t = -2.893$ ， $p < 0.05$ ，假想伙伴的表现形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得分影响显著，拥有看不到的形式假想伙伴的儿童比拥有玩具形式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上得分更高。

第四章 讨 论

一、5—6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

在对儿童访谈和家长调查的过程中，在儿童是否存在假想伙伴的部分，只有两名儿童隐瞒了自己的假想伙伴，大部分儿童并不会对自己的假想伙伴进行隐瞒，并且乐于与教师分享自己的假想伙伴现象，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描述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假想伙伴有着清晰的印象，细节描述十分清晰，家长的描述也与儿童相一致。这说明儿童的假想伙伴是长期稳定存在的，并不是一时冲动或一时新奇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同伴。

在本研究中，108名被试儿童中有37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总人数的34.3%，表明假想伙伴在儿童间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在37名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家长中，有6位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表示不高兴，占到16.2%，有11位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高兴，占到29.7%，54.1%的家长对这种现象没有特殊感觉，认为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有4名存在完全看不见形式的假想伙伴的儿童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烦恼，怀疑儿童存在这种假想现象，是否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健全。

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首先可能是由于儿童的现实交往不足，家长忙于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陪伴儿童，加上疏远的社区关系使儿童很难在儿童园外有和小伙伴交流的机会等等；我国独特的家庭结构使儿童缺乏兄弟姐妹的陪伴。其次，学前期儿童的象征功能和想象力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不依托于外界实物而进行假想，假想伙伴作为儿童象征性游戏的一种，出现的概率也随之增长；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于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儿童有时也会借助于假想伙伴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儿童的假想伙伴也是儿童心理发泄的途径之一，儿童可以将自己的情绪、压力说给自己的假想伙伴听，假想伙伴的产生也正是儿童心理日趋成熟的标志之一。

在本研究中，42名五岁组被试儿童中，有15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35.7%；在66名六岁组被试儿童中，有22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33.3%，假想伙伴的分布在年龄上的差距并不大。在58名男性被试儿童中，有17名男性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29.3%；在50名女性被试儿童中，有20名女性儿童

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40.0%。总体来看,女性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的概率(40.0%)比男性儿童出现假想伙伴现象的概率(29.3%)高,女性儿童更倾向于拥有假想伙伴,但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综上所述,5-6岁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呈现出如下特点:(1)假想伙伴在5-6岁儿童中出现的概率为34.3%,^[1]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现象。(2)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在年龄、性别上并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儿童更容易出现假想伙伴现象。(3)有10.8%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担忧,但是绝大部分家长能够理解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29.7%的家长对儿童拥有假想伙伴表示支持。

二、5—6岁儿童假想伙伴的特征

在本研究中对假想伙伴特征的研究主要是从假想伙伴的性别、数量、种类、年龄、表现形式五个方面来进行,下面也将从这五个方面对儿童假想伙伴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介绍。

在假想伙伴的性别方面,58.8%的男性儿童和50.0%的女性儿童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假想伙伴,29.4%的男性儿童和35.0%的女性儿童认为自己的假想伙伴没有性别或者无法确认假想伙伴的性别,10.8%的儿童拥有两种性别的假想伙伴。这首先可能与儿童对性别角色的认同有关。5-6岁的儿童已经可以理解自己的性别角色,并将性别角色相关的社会期望进行内化,这或许造成了儿童在创造假想伙伴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相符的假想伙伴。其次可能是由于家长、教师等对于儿童的性别角色有较为清晰的界限,表现了对儿童较为传统的角色期待,儿童的性别定位相对而言较为固定。最后,儿童的假想伙伴大部分是依托于实物存在的,家长对儿童玩具的选择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假想伙伴的性别。

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78.4%的儿童仅拥有一个假想伙伴,21.6%的儿童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假想伙伴,而在国外的研究中,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比率显著高于我国。这可能与我国儿童日常接触到的文学、影视作品类型较为单一有关,我国的动画片类型更偏重于益智、传知,而国外的影视作品中,风格更加多元,想象力也更为丰富,例如《妈咪也疯狂》、《小屁孩日记》、《头脑特工队》等作品中,都有假想伙伴存在的身影,而我国则基本没有作品有所提及。我国传统的文学、影视形式,可能是造成儿童假想伙伴数量单一的原因。

在假想伙伴的种类方面,男性儿童拥有的假想伙伴的种类更多的是人物,占

52.9%，动物占 11.8%，其他形象的假想伙伴（如植物、机器人等非人物及动物的形象等）占 35.3%，女性儿童在假想伙伴的种类则比较平均人物、其他各占 35.0%，动物占 30.0%，男性儿童存在最多的是人物类型的假想伙伴，女性儿童存在动物假想伙伴的概率比男性儿童高，总体上来讲，儿童的假想伙伴出现种类最多的还是人物和动物。这可能与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有关。这一阶段的儿童处于象征性游戏的阶段，儿童假想的主要来源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物，儿童很容易将假想伙伴与自己熟悉的形象联系起来，儿童在现实生活当中接触最多的就是人物和动物，此外，我国动画片等作品中的卡通形象也多是人物或拟人化的动物，使儿童的假想伙伴种类多为人物和动物。

在假想伙伴的年龄方面，有 24 名儿童都选择了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占有假想伙伴儿童的 64.9%，有 6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比自己大，占到了 16.2%，7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和自己一样大，占 18.9%，可以看出儿童更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在对儿童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儿童提到比自己大的假想伙伴时，用到的多为“保护”一词，“他（她）可以保护我”。比儿童年龄大的假想伙伴一般是儿童模仿、向往的对象，是儿童未来期望的角色。而在提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假想伙伴时，用到的多为“一起玩”等词汇，与儿童年龄相仿的假想伙伴一般与儿童是平等的角色，可以与儿童一起玩，一起比赛，一起成长，听自己说心里话等等。在描述比儿童年龄小的假想伙伴时，儿童用到的多为“照顾”一词，儿童将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视为需要照顾、呵护的对象，或许就是这样的假想伙伴的存在，使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趣的是，有名儿童脑海里有只名叫“豆豆”的小熊，在他的描述里，“豆豆”是需要他照顾的对象，因为“豆豆”经常会打翻杯子、把水弄洒等等，该儿童将自己常犯的错误归结于自己的假想伙伴，但他对假想伙伴的照顾，希望“它不再犯错”，也表现了儿童自己渴望成长、不再犯一些简单错误的愿望。儿童选择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最多，首先可能因为比儿童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可以满足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需要，在照顾假想伙伴的过程中，体验了当“哥哥”、“姐姐”的独特经验。其次，则可能与我国的教养方式有关，我国家长对儿童的要求一般是“同情弱者、礼让幼者”，这种传统或许对儿童对假想伙伴的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 37 名存在假想伙伴的儿童中，30 名儿童的假想伙伴都是依托于外部实物，占到了拥有假想伙伴儿童人数的 81.1%，仅有 7 名儿童存在完全看不到的形式的假想伙伴，占到了拥有假想伙伴儿童的 18.9%。在本研究中，完全看不到的形式的假想伙伴所占比例比我国学者李秀珊、林其羿等人的研究结果略高。我国儿童

假想伙伴形式偏重于依托实物存在可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完全看不到的形式的假想伙伴对儿童的象征功能要求更高，脱离实物而进行的想象对儿童的要求较高，并且与国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假想伙伴、假想世界不同，在我国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关于儿童与假想伙伴的作品很少出现，完全看不到形式的假想伙伴则基本没有。其次，这种比例上的差距可能与家长的干预有关，儿童在自言自语或者独自游戏的过程中，有些家长对儿童的这种表现心存偏见，不支持甚至禁止儿童的这种游戏形式，而家长对于依托于实物的假想伙伴现象则相对宽容，这种差距可能使完全看不到的形式的假想伙伴存在率更低。

综上所述，5-6岁儿童的假想伙伴存在以下普遍特征：（1）在假想伙伴的性别方面，大部分儿童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假想伙伴；（2）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大部分儿童都仅拥有一个假想伙伴，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比例较小；（3）在假想伙伴的种类方面，大部分儿童更倾向于选择人物类的假想伙伴，其次是动物类，其他种类的假想伙伴出现率最低；（4）在假想伙伴的年龄方面，大部分儿童都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小的假想伙伴；（5）在假想伙伴的表现形式方面，大部分儿童的假想伙伴都是以依托于实物的形式存在的，完全看不到的形式的假想伙伴现象较少。

三、5—6岁儿童的角色扮演现象

在本研究的108名被试儿童中，有57名儿童都存在角色扮演的现象，占总人数的52.8%，比假想伙伴出现的概率（34.3%）更高，在5-6岁的儿童中，角色扮演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游戏形式。下面从角色扮演的年龄、性别上的分布情况以及角色扮演与假想伙伴的相关性几个方面来进行进一步的介绍。

（一）不同年龄、性别儿童的角色扮演

在五岁组儿童中，有25名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五岁组儿童的59.5%，六岁组儿童中，有32名儿童存在角色扮演现象，占六岁组儿童的48.5%，五岁组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的概率高于六岁组的儿童。

2-7岁的儿童正处于象征性游戏的阶段，儿童的角色扮演现象在5岁和6岁分别为高峰和次高峰，国外的研究结果，儿童在五岁和六岁的角色扮演现象出现的概率分别为71%和65%，在本研究中儿童角色扮演出现的概率比国外研究呈现的结果要低，比我国学者林其羿呈现的结果（47.5%）高。

在本研究中，男性儿童与女性儿童出现角色扮演的概率相近，在林其羿（2014）的研究中，虽然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在角色扮演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男性儿

童有角色扮演的概率（54.4%）明显高于女性儿童（38.6%）。

总体而言，虽然我国儿童角色扮演出现的概率比国外研究的结果略低，但总体趋势并不存在差异，五岁组的儿童更容易出现角色扮演的现象。

（二）角色扮演的类型

本研究中将角色扮演的类型分为：人物、动物、其他、拥有两种以上的角色扮演四类，儿童最常进行的角色扮演是对人物的扮演，占到了 43.9%，动物类型的角色扮演占 21.1%，其他形象的角色扮演占 17.5%，另外有 17.5%的儿童有两种以上的游戏形式。儿童更倾向于对人物的假装，这与我国学者林其羿的研究结果有所差距。

在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儿童所进行的角色扮演已经趋于复杂化，儿童的角色扮演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有一名小女孩经常将自己假装成儿童园的老师，给自己的玩具娃娃授课，还有一名小男孩将自己假装成超级英雄，也有小女孩把自己变成了超级歌星，一举一动颇有明星风范。大部分儿童已经拥有了相对而言较为固定的角色扮演类型，也有较为固定的模仿对象，儿童对于角色的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的情绪原因，通过模仿自己喜爱、尊敬的角色，在模仿的过程中愿望得到了满足。

在对角色扮演的类型进行的研究中，结果具有较大的差异，李秀珊（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 64.6%的儿童进行的角色扮演类型为人物类的角色扮演，其他类型的角色扮演仅占 9.2%，而在林其羿（2014）的研究结果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对动物的模仿，占到了 45.8%。儿童角色扮演的类型可能具有较强的本土性，或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方法、调查方式的差异，使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假想伙伴与角色扮演的关系

在本研究的 108 名被试儿童中，有 37 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现象，占总被试儿童的 34.3%，有 57 名儿童有角色扮演的现象，占总被试儿童的 52.8%，在 57 名存在角色扮演的儿童中，有 31 名儿童拥有假想伙伴，占到了拥有假想伙伴儿童的 83.8%，卡方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拥有角色扮演的儿童更倾向于拥有假想伙伴的现象，角色扮演和假想伙伴之间拥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游戏在儿童日常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角色扮演作为假装游戏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儿童的想象力、思维能力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角色扮演与假想伙伴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了假想伙伴可能是一种更为复杂和高级的假装游戏形式。

四、5—6岁儿童假想伙伴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探究了年龄、性别这两个人口学变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亲社会行为评分上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略高、六岁组儿童比五岁组儿童略高，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可以将年龄、性别对儿童亲社会行为评分的影响剔除。将年龄、性别的影响剔除之后，探究了有（无）假想伙伴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上存在差异显著，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得分明显高于无假想伙伴的儿童。

在探究儿童假想伙伴的不同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假想伙伴的性别、种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假想伙伴的数量和表现形式不同，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则存在显著差异，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拥有单个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完全看不到形式的假想伙伴的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拥有依托于实物存在的假想伙伴的儿童。

目前许多研究都表明，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社会性发展、心理理论发展方面都比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要略好一些，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本研究中的亲社会行为方面，艾森伯格认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儿童能够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儿童在与假想伙伴玩耍的过程中，经常“照顾”自己的假想伙伴，或者对假想伙伴倾诉自己内心的想法，儿童与假想伙伴的相处接近于与现实伙伴的相处，获得类似真实的交往体验，使儿童更为容易体察他人内心的情感，考虑到他人的需要、理解他人的感情。儿童还可以通过与假想伙伴在虚拟情景中的交往来折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想到解决的办法，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过程当中，可以主动去适应他人的需要。

第五章 总 结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 108 名 5-6 岁的被试儿童中, 有 37 名儿童存在假想伙伴的现象, 占有被试儿童的 34.3%, 假想伙伴现象在 5-6 岁儿童中十分常见, 是 5-6 岁儿童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儿童的假想伙伴在年龄上的分布差距不大, 女性儿童更倾向于出现假想伙伴的现象。

(2) 在调查家长对儿童假想伙伴的看法时, 10.8%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感到担忧, 54.1%的家长对儿童的这种假想伙伴现象没有特殊感觉, 只有 29.7%的家长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是支持态度。

(3) 在假想伙伴的特征方面, 儿童对假想伙伴的选择趋同, 儿童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别一致、比自己年龄小的假想伙伴, 儿童更倾向于选择自己能够“照顾”的假想伙伴; 少数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也出现拥有两种性别的假想伙伴的现象, 也有 32.4%的儿童认为自己的假想伙伴没有性别或假想伙伴的性别无法确定; 在假想伙伴的数量方面, 78.4%的儿童仅拥有一个假想伙伴, 儿童较少会拥有多个假想伙伴; 在假想伙伴的种类方面, 男性儿童倾向于选择以“人物”为原型的假想伙伴, 而女性儿童的假想伙伴种类分布更为平均, 在以“动物”为原型的假想伙伴种类上显著高于男性儿童。儿童的假想伙伴多为依托于实物而存在的, 占到拥有假想伙伴的被试儿童的 81.1%, 只有少数儿童的假想伙伴是以完全看不到的形式存在的。

(4) 在假想伙伴与角色扮演的关系上, 在 57 名有角色扮演现象的儿童中, 有 31 名儿童拥有假想伙伴, 占到了 54.4%, 83.8%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都拥有角色扮演的现象。儿童在角色扮演上的倾向也与儿童假想伙伴的选择倾向相一致, 儿童更多进行的是人物类型的扮演, 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更多地出现角色扮演的现象。说明有角色扮演的儿童更倾向于拥有假想伙伴, 假想伙伴作为一种复杂的假装游戏形式, 与角色扮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5) 在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面, 在剔除了年龄、性别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之后, 发现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显著高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 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发展有利。

(6) 在假想伙伴的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面, 从四个方面探究了假

想伙伴的特征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假想伙伴的年龄、性别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假想伙伴的数量、表现形式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存在显著影响，拥有多个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的得分上显著高于仅拥有一个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完全看不到的形式假想伙伴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上显著高于假想伙伴表现形式是依托于实物存在的儿童。

附 录

假想伙伴结构性调查问卷（家长版）

尊敬的家长：

您好！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本研究主要针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进行调查，仅用于完成硕士论文，对于隐私内容会进行保密，无需担心资料的泄漏，非常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1、基本信息

- (1) 儿童姓名 _____
- (2) 您与儿童的关系 _____
- (3) 您的学历是 _____
- (4) 您的年龄是 _____
- (5) 儿童的年龄是 _____岁_____月
- (6) 儿童是否独生子女 _____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儿童经常想象自己有一个“伙伴”，与它对话，一起游戏，有的时候还会给这个“伙伴”起名字。这个伙伴可以是儿童喜欢的玩具，比如芭比娃娃、变形金刚等，也可以是看不见的，没有客观实物的。这是一种在儿童中很常见的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作“假想伙伴”现象。

- (7) 您的孩子拥有类似“假想伙伴”吗？ A 是 B 否

如果您的孩子现在或者曾经拥有假想伙伴，请您继续完成下面的问题。如果您孩子的假想伙伴现在与过去不一致，请依据现在的情况进行回答，如果曾经拥有过假想伙伴，请您根据记忆进行回答。

- (8) 您孩子曾经拥有几个这样的假想伙伴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及以上
- (9) 您孩子假想伙伴的名字是什么？ _____
- (10) 您孩子的假想伙伴是哪种形式的？ A 玩具形式 B 完全想象的形象
- (11) 您孩子假想伙伴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C 男女皆有 D 无性别
- (12) 您孩子假想伙伴的年龄是 _____
- (13) 您孩子的假想伙伴是 A 人物 B 动物 C 其他 _____
- (14) 您孩子曾经向您描述过他/她的假想伙伴吗？ A 是 B 否

如果您有印象，请仔细描述一下您孩子的假想伙伴_____

(15) 您孩子的假想伙伴住在哪里？ _____

(16) 您孩子最早出现假想伙伴现象的时候多大？ _____

(17) 您认为您孩子出现假想伙伴的现象与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关吗？（如搬家、父母离异、另一个孩子的出生等） _____

(18) 如果您孩子曾经拥有假想伙伴，他/她的假想伙伴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19) 您觉得您孩子假想伙伴的消失与某些事件有关吗？（如搬家、换班级等等）

(20) 您对您孩子拥有这样的假想伙伴有什么感觉？ A 不高兴 B 没什么感觉
C 高兴

(21) 您孩子曾经把自己假装成某种动物吗？如小猫、小狗等。 A 是 B 否
如果有，他/她将自己假装成什么动物？

(22) 您孩子曾经把自己假装成另外一个人吗？ A 是 B 否
如果他/她曾经假装成另外一个人，他/她将自己假装成谁？叫什么名字？

(23) 您孩子曾经把自己假装成另外什么形象吗（比如机器人、植物等）？ A
是 B 否
如果他/她曾经假装成另外什么形象，他/她将自己假装成什么？请描述一下。

(23) 您的孩子经常进行这种类型的游戏吗？

A 几乎不 B 偶尔 C 经常 D 几乎每天都会进行

假想伙伴结构性调查问卷（儿童版）

姓名：_____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我有一些关于朋友的问题要问你，如果你不知道某些问题的答案，你可以直接回答“我不知道”。其实，朋友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比如你儿童园里的小朋友或者你家附近跟你一起玩的小朋友，也可以不是现实中的，你自己想象中的朋友，比如你把你的玩具芭比娃娃、变形金刚等当成你的朋友，也可以是把动画片里的形象当成你的朋友，还可以是你自己想象出来，只有自己知道的朋友，你可以和它说话，和他一起做游戏。

（1）你有想象中的朋友吗？

如果答案为是，则继续第二题。

如果答案为否，继续问，那你曾经有过这样想象中的朋友吗？

两个答案都为否，且家长问卷答案也为否，访谈结束。

两个答案都为否，家长问卷答案为是，则继续问，听说你有一个朋友叫_____，你可以向老师介绍一下他吗？然后从第四题开始。

（2）你有几个想象中的朋友？

（3）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4）你想象中的朋友是什么形象？是你的玩具、布偶，还是别人看不见的？

（5）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仔细介绍以下他（们）吗？（引导儿童从外形、颜色、性格等方面进行描述。）

（6）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7）他（们）几岁了？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8）你怎么遇到他（们）的呢？

（9）你喜欢他（们）吗？为什么？

（10）他（们）一般住在哪里？

对曾经有过假想伙伴而现在没有的儿童提问问题（11）

（11）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和他（们）玩的？你不再和他（们）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2）你喜欢玩假装的游戏吗？

（13）你曾经把自己假装成一种小动物吗？

（14）你曾经把自己假装成另外一个人吗？

（15）你还假装过什么其他的吗？

（16）你经常玩这种假装的游戏吗？你玩这种角色扮演的时候，是经常把自己假装成同一个人（同一种小动物）还是每次都会变呢？

儿童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教师版）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本研究主要针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调查，仅用于完成硕士论文，对于隐私内容会进行保密，无需担心资料的泄漏，真诚希望您能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回答以下问题，在符合的答案框内打对勾，请务必回答每一道问题，即时您对答案不是十分确定，请尽量选择相近的答案作答，非常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儿童姓名：_____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亲社会行为部分	是	否	不确定
能容易参与到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			
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欢迎			
能主动邀请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能与别的小朋友轮流玩玩具			
能把自己手头的玩具分享给别的小朋友			
能遵守游戏的规则			
做游戏时能与别的小朋友达成一致的意見			
能专心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爱好体育运动			
有特定的兴趣爱好（画画、集邮等，不包括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等）			
游戏结束能主动收拾玩具			
主动帮忙收拾桌椅、废料			
爱惜儿童园的玩具与公共设施			
经常面带笑容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会大吵大闹			
看到别人不开心或者不舒服时能主动上前询问并安慰			
能与其他小朋友合作完成游戏、手工等			
能大方地与他人进行交流			

问题行为部分	是	否	不确定
过分活跃，注意力不能长久集中			
经常发脾气或者大吵大闹			
喜欢缠着大人或过分依赖			
喜欢自己一个人玩			
经常与别的小朋友发生争吵			
经常不高兴、情绪低落			
破坏自己或者其他儿童的东西			
撒谎或欺骗			
神经过分敏感，容易激动或紧张			
经常被别的小朋友欺负			
做事冲动，不多加思考			
有不良行为后不会感到内疚			
从家里、儿童园或者别的地方偷拿东西			
好做白日梦或者呆想			
过分恐惧			
觉得没有人喜欢自己			
有找不出原因的躯体症状			
迟钝或精力不足			

参考文献

- [1] 但菲, 刘彦华. 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 约翰·W·桑特洛克, 桑标等译. 儿童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3] 乔治·H·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4] 艾莉森·高普尼克. 宝宝也是哲学家[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5] 南茜·艾森伯格, 巩毅梅译.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6.
- [6] 李叶兰. 儿童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 [7] 张文新. 儿童社会性发展[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8] 王振宇.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 [9] 刘俊升. 天使之心: 儿童心理的形成与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李丹.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2.
- [11] 李幼穗. 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培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 [13] 张明红.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4] 崔洪弟. 教育与心理统计中 SPSS 的应用[M]. 黑龙江: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 [15] 钟云辉, 唐宏, 赖水秀. 假想伙伴对 5—6 岁儿童合作行为的影响[J]. 湘南学院学报, 2014(04).
- [16] 王俊红, 周宗奎. 儿童“假想伙伴”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 心理学探新, 2004(02).
- [17] 陈光辉. 儿童假装游戏中的认知技能发展.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2006(12).
- [18] 概妮娜. 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综述[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10).
- [19] 刘泽文, 赵爱玲.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述评[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2).

[20] 白琼英,李红.国外假想伙伴功能研究述评[J].学前教育研究,2010(02).

[21] 陈晓,陈旭,王雪平.学前儿童假想伙伴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11).

[22] 程利国,林其羿.假想伙伴与儿童语言叙述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综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4(5).

[23] 傅锐,李丹.儿童的假想伙伴:理论与实证研究[J].心理科学,2010(01).

[24] 韩锐.儿童假想伙伴的研究述评[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05).

[25] 蒋秋蓉.儿童假想伙伴现象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科教文汇.2008(09).

[26] 康毓连,罗奕高,林其羿,吴灵欣.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想象力水平的影响[J].怀化学院学报,2012(09).

[27] 林其羿,吴灵欣,程利国.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想象和现实区分能力的影响[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06).

[28] 林其羿,舒文,王益富,康毓连.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守恒能力发展的影响[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12).

[29] 罗奕高,高华.5-6岁儿童假想伙伴对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影响[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0).

[30] 李秀珊,李红等.儿童角色扮演中角色扮演现象初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

[31] 李秀珊.4-5岁儿童假想伙伴现象概况及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

[32] 王冬冬.童年假想伙伴与大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关系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33] 林其羿.假想伙伴对5—6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同伴接纳度发展的影响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34] 胡艺馨.童年中期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及其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35] 程赞.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干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36] Maijorie Taylor.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the children who create th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7] Svendsen M.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1934(32).
- [38] Singer D G, Singer J L. The house of make-believe: Children's play and developing imagin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39] Taylor M, Cartwright B S, Carlson S M. A develop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imaginary compan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3.
- [40] Bouldin P, Pratt C.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specific fears, anxiety level, and temperament of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2.
- [41] Bonne O, Canetti L, Benour K & Shalev A. Childhood of imaginary companionship and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ce.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99.
- [42] Carlson SM, Taylor M.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impersonated characters: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fantasy pla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005.
- [43] Tracy R Gleason, Raceel N Jarudi & Jonathan M Cheek. Imagination, Personality, and Imaginary compan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 [44] Carlson S M, Taylor M.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Impersonated Characters: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Fantasy Pla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005.
- [45] Bouldin P.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ntasy Predisposition and Fantasy Style of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anion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06.
- [46] Gleason T R, Jarudi R N, Cheek J M. Imagination, personality, and imaginary compan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 [47] Taylor M, Carlson S M.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lates of fantasy in school-age children: Imaginary Companions, Impersonation,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
- [48] Manosevitz M, Prentice N M, Wilson E. Individual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pre-school children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3, 8.
- [49] Espen K, Richard P. Pretend Companions [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07, 167(4).
- [50] Gleason T R. 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peer accep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4.
- [51] Pearson D, Rouse H, Doswell S, Ainsworth C, et al. Prevalence of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a normal child population.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01.

[52] Seiffge Krenke I. Close friendship and imaginary companions in adolescenc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1993.

[53] Bouldin P & Pratt C.(1999).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and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imaginary compdinion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99(60), 397-410.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1 刘亚茹. 情绪主题绘本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策略研究[J]. 中学生导报·教学研究. 2015(26).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学位论文引起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亚茹

签字日期：2016年6月8日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哈尔滨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可以公开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亚茹

签字日期：2016年6月8日

致 谢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在这个夏天划上了一个句号，而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休止符，我将面对又一个新的乐章，谱写新的音符。在师长、亲友的支持与鼓励之下，这短短两年的求学生涯过得辛苦、忙碌，却更加充实，论文即将付梓之际，不禁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仿佛犹在昨日，师长的谆谆教诲也仿佛回荡在耳畔。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宋丽玲老师，宋老师在学术上给了我前进的方向，在生活中给了我阳光般的温暖，在为人处事上给了我优秀的榜样。老师用她的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今后前进的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读研期间对我的支持，在这两年中，虽然与母亲远隔千里，在我难过时，母亲会开导我、鼓励我；开心时，母亲也会与我分享我的欢愉。在我面对论文不知从何下手时，母亲也用她最深沉的温柔陪我度过难关。

感谢在研究生期间所有给予我帮助的老师，感谢窦岚老师等各位老师，在论文开题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也要感谢我的舍友们在生活中给予我的诸多温暖，还有我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及支持，在孤单难过的时候感谢你们的陪伴。

研究生生活带我领略了更精彩的风景，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伴我前行。